

我的二十年

发布时间：2005-06-10

U S T C 7 9 6 同学们的自我介绍勾起了我想写几笔的欲望，不过我的文中肯定缺乏钟杨的文采，方祥的幽默和其他同学们的调侃，请同学们就当是饭后或酒后消遣一下。

过去的二十年有顺境，有彷徨，但最有成就感的是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男孩，另一个也是男孩。就如方祥常对我说的那样“这是最伟大的生命工程”，当然军功章也有太太的一半。84年毕业后继续在科大读研究生，87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至97年初。在复旦的十年中，结了婚，有了第一个儿子，读了博士，有两年间在日本常来常往，做不完的课题，年复一年的工作总结，无穷无尽的政治学习。

大约在94或95年时，虽然有校级的支持，但在系里充满妒忌氛围和压制，只是因为我曾经是复旦校长的博士生，系里最年轻的副教授，复旦第一个拿到霍英东基金项目的人，复旦第一个上海青年科技精英，申请课题无往不利，手上有做不完的863项目和八五攻关项目。直到一位临退休的老教授对我暗暗说：只要是那帮只懂压制妒忌不学无术的人继续掌管系里，我还是出国的好。于是我好象突然开了窍，不再申请新课题，而是尽可能快地了结手上的项目，在97年初离开了曾经拥有我人生中十年的地方复旦，来到了美国。钟杨在几年前到复旦工作，祝愿他日上千里，事业生活两顺利。

在美国的三年半时间里我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工作，从事医学图像处理的研究，以前科大六系的老师“老虎”谢虎成是我的老板。我住在马里兰的Rockville期间里，与戴静，隆斗，罗讯，江世杰，钱进虎等常来往，见过假考察名义来美访问的阎立，也见过旅游的丁陈和江涛。在美国的这三年多过得很悠闲，唯一遗憾的是马里兰的Rockville 及周围地区缺少可以垂钓的小湖小河，没有诱发出我这个老渔民的潜能。

2000年中定居加拿大渥太华。来加拿大的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是我现在上班的风险资金投资的公司远赴美国Rockville 来招聘我，挺感人，股票权也诱人。当然，过去两年北美高科技股票的狂泄，既使得我财产缩水，也使得我现在拥有的股票权数目虽然庞大但其实与废纸差不多，只是肥了象钱进虎这样的在股海中寻找蠢人并屡试不爽的高手。其二是我大儿子当时已是小学三年级，中文字一个不会，又习惯了北美的无学习压力的环境，假如回国他如何吃得起国内的小学生人人排名次学习到深夜的苦。其三是对于国内那种论资排辈和人际关系还是有些许恐惧，也缺乏象陈炎霖，丁陈他们在商海中搏击的智商。

在加拿大的近四年中感慨颇多。我虽然已经有七年没有回过国，太太带两个儿子今年赴上海过春节回来后就屡屡在耳边敲边鼓，说是上海现在是多么的繁华，商机是多么的多，但我还是说我喜欢加拿大，特别是首都渥太华。只是因为加拿大人是那么的友好（即使是表面上的虚伪），环境是那么的优美和干净，水资源是那么的丰富（特别是对我这样的老渔民），社区是那么的宁静和安全，食品安全更不用操心。加拿大的好处讲了这么多，真到了入籍时又有许多失

落，难道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真的是根留海外了吗？我的后代们真的与中华灿烂的文化无缘了吗？这时又特别想读网上国内的新闻，关心国内的发展，家里的电视也装了中文频道，也有大使馆赠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在渥太华常走动的同学有方祥，佟敏；在离渥太华两小时路程的蒙特利尔有陆宇，在多伦多有刘光军（可从网上Google 他的消息，因他在多伦多也是有名的教授了），在号称加拿大的西伯利亚埃德蒙顿有朱家宝和周金铭（钱进虎提供的消息）。渥太华以外的同学虽然同在加拿大，却无缘见面，也是满遗憾的。还有一个王春涛，95年从德国回国后到无锡当德中合资公司的“买办”，97年初在我出国前到上海见过我一次。最近听说他也到了加拿大，是不是把钱都转移出来了还是隐姓埋名了？

说一说在渥太华的方祥和佟敏。方祥在我的熏陶下也成为了老渔民，而且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势头，对鱼的档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且杀鱼洗鱼的技术也越来越熟练。好在渥太华周围的垂钓地点颇多，每个周末我们都要驱车远征垂钓。当然我们俩的太太们是大力支持的，因为她们也知道垂钓既有利于身体健康，也是一种她们不用愁心的“健康”活动。佟敏自办了一个旅游公司，拥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和旅游大巴，也有自己的雇员，生意兴隆。我与方祥要见佟敏也要干预约万预约，因为他的公司生意实在太忙了。

阎头在玉成网上问我为什么7961的毕业集体照中没有我？我想原因可能只有一个：当时谈恋爱太投入，把照相时间忘掉了。当时的恋爱对象也就是现任太太，阎头和其他室友如赵肖锋，张三旗，王春涛和陈涛都见过，也许老戚和钟杨也见过。阎头作为班长和寝室老大也有责任，怎么没把小老弟我看住呢？不过我们的毕业集体照没有版权问题，我准备移花接木一番，把我英俊的肖像人头添上去。

在合肥召开的第二次视讯会议上，阎头喊我“小汉”时我太太正在旁边。太太问我为什么阎立喊你“小汉”呢？唉，瞒了二十年的秘密被阎头喊穿了，差点使我在太太面前的信用破产。也许刚入校时虽然个子没有从北京来的张珩高，但梳着上海人颇为时髦的三七开头发，长相比憨土的张珩强多了，张珩心头来气给我起了绰号“小汉”，说是我象小汉奸。张珩，如果这次二十年聚会能遇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收拾”当然是不可能的，酒杯还是要碰的。

在科大的时候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的生活体验，很多同学在英雄榜中的自我介绍中回忆了不少，但是漏提了几样风味小吃。当时我们每学期开学时都会从家中带来全国粮票，象我这样饭量小的同学都会存下可观的全国粮票（申元，江晨他们当然存不下）。于是我们在夜自习后都会在四排楼的楼道里与大娘们拿全国粮票换东西吃，最值得我怀念的是合肥风味的油墩子。我还记得赵肖锋当时经常很大方地换油墩子给室友们吃。另外一样值得留口水的风味小吃当然是人人喜欢的辣糊汤，虽然我能承受的辣味最多是胡椒粉，但在冬天夜里在小吃部里喝一碗辣糊汤还真是够味，虽然每次都是喝得眼泪鼻涕淌不停，还得要每每把猪肺丝剔掉。